

为南怀瑾先生治眼疾 ◆ 张仁



本版插图 叶雄

唯余铁大门紧闭

去年清明,妻子驾车,一起去吴江七都镇。路上,她提议顺道去太湖大学堂,凭吊一下南师。我当然赞成。

车转过弯,由南怀瑾先生亲笔题写的“太湖大学堂”五个大字赫然在目,但铁大门紧闭。我上前询问笔直站在石阶上的年轻保安,一直跟随南师的马秘书是否还在?他答已不在了。又问与南师朝夕相处的宏忍法师今在何方?他摇了摇头,然后一脸严肃地望着正前方。我本有他们的电话,无奈换了一部手机,信息全部丢失。看着铁栅栏里的那幢熟悉的建筑物,心里涌上了一种物是人非的悲怆。

两年前,2012年9月29日,一代国学大师南怀瑾先生走完了他传奇的一生。我是从网上得到这个噩耗的,当时正在国外旅行,当即发了一个短信给宏忍法师。法师很快回复了这样几句话:“老师太累了,需要休息了,我们等待着他的回归。”显示了一个佛门弟子对生命现象的淡定和达观,也透露了她深深的怀念和悲哀。

“熊猫眼也没关系”

2012年4月的一天,我忽然接到一个电话,是一位上海中医药大学的校友,询问我是否能到南怀瑾先生治眼底病。我感到有些突然。尽管我曾读过练性乾先生编的《南怀瑾谈历史与人生》,留下过较深的印象,但对南先生的具体情况我可以说是无所所知。晚上,我又接到太湖大学堂李女士的电话,她较为详细地告诉我医院的诊断,并再三强调是南先生提出要求采

用针灸治疗。我有些犹豫,因为老年性黄斑变性至今仍是眼科学的难题,虽然我已积累了一些经验,但我面对的是一位高龄老人和名人。然而盛情难却,我还是答应试治一下。

一个春雨濛濛的下午,我驱车来到太湖大学堂。从一张宽大的工作台后面站起来迎接我的是一个前额宽阔,银丝背梳的老人,身材瘦削,穿一袭蓝布长衫。他双手抱拳,笑容可掬,一叠连声表示谢意。满脸的慈祥 and 真诚,没有一点我心中名人的架子。

坐定之后,一旁的李女士告诉我,严重的白内障已经影响到南先生的起居和阅读,但他希望用传统的方法进行治疗,于是联系到了曾为毛泽东做过白内障金针拨障术的北京中国中医科学院唐由之教授,唐教授告诉他们,这一方法早已不做,再说他本人也已80多高龄,难以手术,建议用西医手术。然而,令人失望的是,在上海一家大医院手术摘除之后,南先生的视力并无明显进展。并非手术不成功,而是他眼底的黄斑病变。眼睛就像照相机,等于是光换了镜头,底板不好仍难以解决问题。南先生仍主张用中医医学的技术治疗。于是找到了我。

我仔细阅读了他的病历之后,便实事求是地说,依据我的多年治疗经验,针灸对这个病的早期效果较好,对后期只能起到一定的控制作用。南先生笑着连声说:“控制就好,控制就好。”我又说,针刺眼区穴位稍不当就有可能因为刺激周围小血管出现眼周青紫的“熊猫眼”。南先生宽容地说,“不要紧,我现在没讲座。就是讲课也没关系,找个墨镜一戴蒙混过关。”

南先生的触感很好,去针后,他当即告诉我,眼前似乎亮了不少。我说这是针灸的即时效应,过一会可能就消失了。针灸真正要达到治疗效果,需要累积效应,对这个病更是如此。临走时,南老双手将两本书郑重地捧给我。我一看,原来是唐代著名医学家孙思邈的经典著作:《备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素色封面朴实无华,上有他亲笔题写的书名,并标明为太湖大学堂研读丛书。全书刻工精细、字迹清晰、印刷精良,确是上乘珍本。他告诉我,这个版本是当时国内最好的宋代版本,为了不使之流失,他在上世纪40年代末离开中国大陆之后,一直带在身边。这次他出资印刷多部,作为教材,以广传播。

最后的那一句话

从此之后,我每周一次偶或两次给他治疗。一个疗程之后,他感到视力有所提高。结束治疗时,在他自备的几乎清一色中成药的小药房中,给他配制了平时服用的药物,以维持效果。

6月下旬,女儿叮叮从英国学成归国。她学的是建筑设计,听说南老老师用搭积木的方式构建太湖大学堂,非常感兴趣,催着要去看看。我知道南先生很忙,有些犹豫,抱着试试看的心情给宏忍法师发了个短信。谁知南先生立即让马秘书与我联系,约定时间。

又是一个雨天的下午,我们一家三口来到了大学堂。南先生从传统建筑学的角度,谈了他对这几幢大楼的构思,而且还特地请一位熟悉建筑的学者带领我们欣赏每一幢楼房。这些建筑,从外表看朴实大气,有汉唐雄沉之风;而内部设计则极具现代实用性,每幢构筑均按照其功能而各不相同。特别是每一建筑在选址、朝向等多个方面都运用了我国传统风水学的理论与实践。

这天晚上,我们参加了被外界称作“人民公社”的晚餐,来自不同领域的人围坐一桌,南先生举筷一挥说:“诸位,动筷,不吃白不吃。”就在他谈笑声中开始,没有客套,没有敬酒,大家无拘无束,十分轻松和谐。南先生特别叫我谈谈年轻时在边疆行医时的趣事,笑称这是人民公社晚餐的传统,属于主题发言,而且不必准备,信马由缰。我只能奉命。

结束晚餐后,南先生送我们到门口,双手抱拳对我说:“张医生,这扇门一直对你敞开,什么时候来我都欢迎。”没有想到的是,这竟成了他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

路遇小伙 ◆ 梁晚义

甸的手风琴,拉着我的手,欲送我下车。我心中咯噔一下,急切地说:“小伙子,不用了。我背得动。谢谢你,不用了,不用了……”我似乎有些语塞,心中却真有些怕……

谁料,小伙子执拗地背着我的琴,边走边说:“老伯,我不是坏人。这段路挺远的。来,我背琴,您紧跟。不放心,可以拽着我手中的马甲袋不放,好吗?”

我望着他那稍黑却十分可爱的脸,只得讷讷地说:“那好吧,谢谢啰!”小伙子迈开大步,我气喘吁吁,几乎有点跟不上,心想,可能真的遇上……

这段路真的好长好长。我们终于上了二号线车厢。小伙子将我的座位安顿好,又将手风琴轻轻放妥,站在我身旁。很快,列车来到了北新泾。小伙子问清我要走3号出口,又抢着背起我那沉重的手风琴,一只手挽着我下

了车,边走边说:“老伯,还是挺远的,我再送您到3号出口吧。”

此时,随我如何解说,随我真切的谢声不断,他只是热情洋溢地说:“老伯,跟我走,没事的。”周边的人都投以奇异的目光,还以为我俩在争吵呢。

出了3号口,上了长长的自动扶梯,抬头就见马路对面醒目的“长宁区民俗文化中心”招牌。小伙边指点边对我说:“老伯,参赛地到了。来,我帮您把琴背上,我还要赶路。”

我紧紧握着他那热乎乎的大手,不知该说什么好。小伙还在殷切地关照我:“老伯,这儿太热闹了,过马路要当心呵!”最后,边走边回头笑着说:“祝您赛出好成绩。今后,若有幸再遇上您,请您教我学讲上海话好吗?”

我含着老泪,连连点头,频频挥手,目送他进入车流人海中……



通情达理的警官

1989年12月,我在冰岛大学医学院留学,此后在那里从事科研工作六年。冰岛位于北极圈,气候条件很差,一年中,能够见到阳光和蓝天白云的日子不足二十天,绝大部分的日子阴沉沉的,经常是连绵的雨雪天。如此恶劣的气候里,驾驶汽车出行,成了生存的基本技能。

我到了冰岛半年后考了驾照,并买了辆小车。在这个冰天雪地的异国他乡,我开车时处处小心,牢记礼让三先,从不开快车,不到十分必要从不超车。因此,从来没有来自警察的罚单,我的冰岛同事都很敬佩我的遵纪守法。然而,半年后,我收到了第一张来自交警的罚单。

那天,我从医学院图书馆出来,看到我汽车前窗玻璃上有一张黄色单子,上面全是看不懂冰岛文。我只好拿着单子请教冰岛同事,同事告诉我,这是一张违章停车的黄色罚单,我必须在15天内到警局去处理,可能要付相当于100美元的罚款。我感到很委屈:图书馆前面的停车场很大,我停车时汽车也不多,为了避免碰撞到别人的汽车,我还很小心地把车停在最旁边。这样怎么会我罚款呢?

第二天,我利用午休时间去了警局。警官很客气地用英文对我说:“教师先生,你把汽车停在了禁止停车的地方。可能是你没有注意到路边有一个消防栓,这个地方绝对不能停放任何车辆和堆放东西的。”我这才明白自己停错地方了。一面认真承认错误,同时也准备掏钱付罚款。可是警官从电脑查阅了我的行车记录后,又对我说:“教师先生,你才到冰岛一年不到,可能你看不懂消防栓前面用冰岛文书写的禁令通告,我们希望你以后停车时要特别注意这一点,这次可以不罚款。”

在冰岛的第一张黄色罚单就这样处理过去了。但是,不付罚款的罚单在我心中留下永不消失的一课。此后,无论是在哪里,每次停车时我都一定要看清楚旁边有无消防栓。

无需付款的罚单

第二张冰岛罚单是一张红色罚单。那是周末,我到医学院实验室加班。返回宿舍途中,有一段路先要上个小坡,然后小转弯向左开。四月的冰岛,细雨蒙蒙,已近中午,天色仍灰蒙蒙的,路面还有少量没有融化的冰雪。路况不好,我慢慢地向前开,上小坡左转弯后,我开得更慢。

此时,我从后视镜里看到有辆警车一直跟在后面,警车顶上,蓝白双色警灯一直不停地闪着,不过没有拉响警报。我想,我没有违反交通法规,或许是前面出了交通情况吧,于是,继续往前开,并很有礼貌地向路边靠,以便让警车从我的右面超车。但是,万万没有想到,警车竟然在我的前面停下!

难道我违反了交通法规?我只好将车停在路边。从警车下来两位装备齐全的警官,他们看我是外国人,客气地先检查我的驾驶证和行车证,然后很严肃地问我有没有看到后面的警车?我如实回答看到了。警官更加严肃地说:“看到警车,为什么还向前开了400多米不停车?”我解释说:“我驾车没有违章,你们也没有开红色警示灯和拉响警报,我以为与我无关,就没有停车。但是,我已经向路边靠了,并让你们超车,我没有影响你们的公务。”接着,我还多加了一句:“在中国,警车执行公务要亮红色的警灯并拉响警报,驾驶员才会停车。”

听到我的这些话,警官严肃的表情有了一些变化,继续用英文向我解释:“在欧洲和我们国家,不是特殊情况,是绝对不允许拉响警报的,因为警报声不但是噪音污染,而且严重影响周边驾驶员的正常开车,往往会造成更大的交通混乱,以致严重事故的发生。”这番解释,使我深深体会到冰岛交通管理的科学化和人性化。

最后,一位冰岛警官交给我一张红色罚单,并告诉我:“刚才你在小转弯左行时没有打左转向灯,违反交通法规,这样是很容易造成追尾事故的。但这次我们不罚你款,只要你保存这张红色罚单,以后开车转弯时,千万记住开转向灯,避免不必要的交通事故。”

拿着这张不需要付款的罚单,深感愧疚,至今难以忘怀。回国后,难免要与交警打交道,我常常会想起在冰岛的这两张交通罚单。有时我想:不需要付款的红色罚单,往往比交钱的罚单更让人终身难忘……

两张冰岛交通罚单 ◆ 郑天中